



凡人

FAN REN

鲁迅

LU XUN

那些年， 鲁迅经历的笔墨官司

鲁迅与林纾、陈源、顾颉刚、章士钊、胡适、
梁实秋、高长虹、周扬、周作人、田汉、范源
濂、杨荫榆、林琴南、成仿吾等人的笔墨官司

让鲁迅回到鲁迅，让历史还原真实

张守涛

著

那些年， 鲁迅经历的笔墨官司 凡人鲁迅

张守涛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凡人鲁迅：那些年，鲁迅经历的笔墨官司 / 张守涛
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ISBN 978-7-5399-9169-6

I. ①凡… II. ①张…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1438 号

书 名 凡人鲁迅：那些年，鲁迅经历的笔墨官司

著 者 张守涛

责任编辑 孙建兵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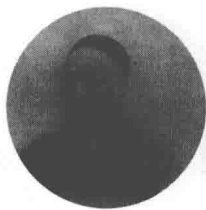
字 数 17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169-6

定 价 3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鲁迅与林纾的“弑父”之战/ 001

“我怎样做起小说来”/ 003

双簧戏/ 005

溃烂的“国粹”/ 013



科长鲁迅“告倒”部长章士钊/ 017

杨荫榆与女师大学潮/ 018

状告“老虎总长”/ 024

与许广平“偕行”/ 028

杨荫榆成了历史符号/ 030



鲁迅与陈源的“抄袭”之争/ 037

陈源的“闲话”/ 038

“正人君子”的“把戏”/ 041

“这样的中国人应该受‘呸’”/ 046

《中国小说史略》剽窃真相/ 048

历史自有公论/ 054



鲁迅与顾颉刚的未遂官司/ 061

《语丝》同盟/ 062

“陈源之流”/ 067

“他来，我就走”/ 070

“知我罪我，听之于人”/ 075



鲁迅与高长虹的是非恩怨 / 081

《莽原》之初 / 082

“权威者”事件 / 084

“退稿纷争” / 086

“月亮”风波 / 092

“失踪”之谜 / 098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 / 102

卢梭引发的“战争” / 104

人性是永久不变的？ / 107

鲁迅的“硬译” / 111

资本家的“乏走狗” / 115

“我并不心服” / 118



鲁迅与周扬等人的分歧 / 127

“才子+流氓” / 129

“‘左’，都是容易办到的” / 134

“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 / 137

“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 / 142

“四条汉子” / 145

两个协会的争论 / 148

最后的檄文 / 153

民族魂 / 158

“他是完人” / 165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阋墙 / 171

“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 / 172

兄弟失和 / 175

形同陌路 / 179

鲁迅的宽容 / 183

周作人的“苦茶” / 187



鲁迅与胡适：也曾相知相重 / 195

白话英雄胡适 / 195

短暂的“蜜月期” / 199

分道扬镳 / 201

“做了过河卒子” / 210



鲁迅与林语堂、许寿裳：从相惜到疏离 / 215

南云楼风波 / 216

相得复疏离 / 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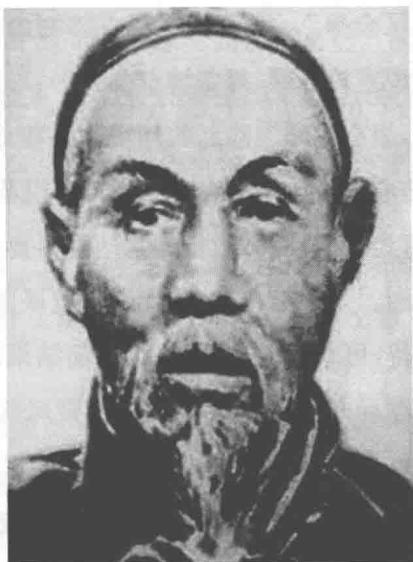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 223

道不同不相为谋 / 225

“相知之深有如兄弟” / 229

参考书目 / 234

鲁迅与林纾的“弑父”之战



林纾：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请诸君拭俟之。

鲁迅：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

“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黑夜常常寂寞、漫长，让人绝望。

武昌首义，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袁氏篡权，二次革命，宋公被刺，洪宪帝制，护国运动，张勋复辟，讨逆运动，军阀混战……短短几年，神州巨变，天翻地覆，可波澜壮阔的水面下似乎一切又没变，似乎黑夜越来越深了。

这是1916年，还叫周树人的鲁迅时年三十五岁，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这是鲁迅一生最寂寞无望的时期，已过而立之年的鲁迅仍然是个“屌丝”，业未兴，爱无踪，家残缺。因看不过国人麻木，而在东京弃医从文的他原希望以笔为枪唤醒国民，如今却出于生计做了一个“区区金事”。他也曾希望在体制内有一番作为，制定字母方案，讨论小说审核标准，筹备博览会……

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险恶的环境下又能成就什么呢。鲁迅的顶头上司夏曾佑原是鼓吹“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的风云人物，而今深知一切不可为，整日喝酒敷衍。其他同事要么赌博，要么讨姨太太，要么玩弄书画。大家都在逃避、颓废，“莫谈国事。”鲁迅原本对革命、共和充满期待，可革命原本是让人生，而结果却是让人死；革命以前是奴隶，革命以后却成了奴隶的奴隶。微风吹起几个涟漪又能怎样，不久就一切复原，渣滓重新泛起。

共和了，人人“咸与维新”了，可旧思想、旧传统仍在一波波地袭来。范源濂任教育总长后，甚至提出“祭孔读经”。鲁迅坚决反对，联名同事写信驳斥。结果，其他同事被排斥到外地，鲁迅因为身在重要岗位而免于外放。社会是如此的黑暗，反抗是如此的无力，鲁迅能做的也只有逃避，逃到他的古籍里去。

读佛经，抄古碑，玩古董，沉闷之余，鲁迅便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摇蒲扇。天空看不见几颗星星，唯有冰冷的槐蚕不时地掉下来。夜

正长，路也正长，这样绝望的黑夜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心中深埋的梦想究竟还能否实现？鲁迅在“麻痹”、在“装死”、在沉默，“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在黑夜里，如果不能发光发亮，那至少还可以不丧其志，积蓄羽毛，守时待机。黎明总有一天会到来，积蓄羽毛的人总有一天会展翅高飞。对于鲁迅，不久，这一天就到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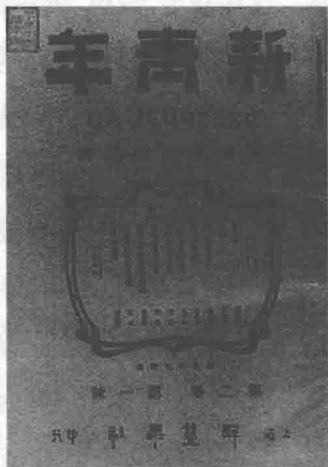
“我怎样做起小说来”

1916年8月，鲁迅的同窗好友钱玄同来访。同在东京听章太炎课时，钱玄同的话最多，而且爱在席上爬来爬去，故被鲁迅称之为“爬翁”。这位“爬翁”今非昔比，现是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的教授，兼《新青年》杂志编辑。

看到鲁迅桌面上的古碑抄本，钱玄同很不屑地问：“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明白钱玄同的意思，他看过《新青年》杂志，原本有些瞧不起它。《新青年》刚开始虽然倡言“文学革命”，登的却是古文，鲁迅认为其中很有些谬论。而且，虽然《新青年》诸位同仁卖力呼喊，但应者寥寥，甚至连激烈的反对声都没有。这种寂寞是最可怕的，鲁迅想起了自己当年在东京留



学筹办《新生》杂志时类似的情景,不免有些同情,但依旧感到绝望。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又问。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坚定地回答。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如此解释自己为何答应钱玄同。

1932年,鲁迅在为《自选集》作《自序》时,对于这段往事,又补充回忆道:“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希望”、“助威”其实都是“借口”,归根结底,重新提笔还是因为鲁迅心中的梦想在燃烧,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是打破铁屋唤醒国民。从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加入了新文化运动阵营,从周树人转为鲁迅,开始了自己一生的战斗生涯。“鲁”是母亲的姓,“迅”字表示自己的中国梦并未中断,还是要迅捷地反抗要挑战要救国民。

双簧戏

鲁迅等“新青年”的第一场论战很快来了，对阵的是自己曾经的偶像林纾。

1917年1月，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举“文学革命”大旗，“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杂志主编陈独秀随之在下一期《新青年》刊出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明确提出“文学革命”和“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文学革命”雷声滚滚，震惊了守旧势力，首先跳出来反对的是林纾。他在1918年2月8日上海的《民国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认为白话文可以提倡，但古文不必因此废除：“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

林纾何人？他为何首先跳出来反对“文学革命”？林纾其实正是白话文的前辈，是新文学的引领者，是鲁迅等“新青年”当年的偶像。早在1897年，林纾就在福州刻印了通俗白话诗集《闽中新乐府》，此



林纾作品

后常在白话报上发表文章,反对缠足,反对迷信,提倡兴办女学。直到1913年,他还在北京《平报》上开设“讽喻新乐府”白话专栏,发表白话讽喻诗一百三十首。林纾更是古今中外“译界之王”,不会英文的他靠着别人口述竟然翻译作品一百七十余部,包括柯南道尔《歇洛克奇案开场》等作品七部、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作品六部、狄更斯的《贼史》等作品五部,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作品四部。其中,他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迦因小传》等作品风行天下,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对于社会风气、观念、思想等的改变有重要促进作用。有人甚至说,中国的近代民主革命就是由他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迦因小传》两部小说导致的。

民国时期的文学家大多沐浴过林纾“雨露”,都曾捧读过林纾小说,并以其为榜样,如郭沫若说他少年时最嗜好的读物便是“林译小说”,钱钟书也曾说过:“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有味地阅览。”鲁迅当年更是林纾的铁杆粉丝,还在南京读书时便买过《巴黎茶花女遗

事》，读了很是佩服。到东京留学后，只要林纾的小说印出一部，他便买一部。在收到友人寄来的《黑奴吁天录》后，鲁迅“穷日读之竟毕”，深为此书打动，在写给友人信中说：“曼思古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此外，正是受林纾借助翻译启蒙国民之影响和不满林纾因不懂外语造成的误译，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开始挽起袖子翻译《域外小说集》，只可惜林纾的译作当时无比畅销，而《域外小说集》却总共只卖出了二十本。

林纾素有“治国平天下”之志，早期翻译大多是希望以此警醒国人、教化国人，“余老矣！报国无日，故曰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惊醒，恒于小说序中掬其胸臆……”他在译作中呼吁立宪政体，反对封建专制，像鲁迅一样原本对革命、共和充满期待，希望做个“共和国老民”。但民国后混乱的现实让他很快彻底绝望，转头投奔到了传统的怀抱，以“大清遗老”自居，曾以布衣身份十一次祭拜光绪皇陵。林纾古文功底深厚，挚爱古文，又性格刚烈易怒。因此，当《新青年》明确地提出全面文学改革、以白话文取替文言文时，其他遗老遗少或不屑一顾，或迫于潮流装聋作哑，林纾却按捺不住，主动接起了战书。

不料，林纾的反驳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为“新青年”们提供了更多弹药，并拉开了一幕“双簧”好戏。



训诂好手胡适抓住林纾文

鲁迅东京留学时和服照

章中的一句话大做文章，在1917年5月《新青年》三卷三号上发文道：“顷见林琴南先生新著《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喜而读之，以为定足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林先生知‘不之知’、‘未之有’之文法，而不知‘不之踣’之不通，此则学古文而不知古文之‘所以然’之弊也。林先生为古文大家，而其论‘古文之不当废’，‘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胡适认为“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中“之”字不通，进而指出连林纾这样的古文大家都犯这种不知“所以然”的错误，可见古文当废。

林纾对胡适的“小题大做”并没有放在心上，同为翻译大家的好友严复也劝他何必和小青年较真。懒得搭理胡适等“新青年”，林纾继续忙他的古文讲习会及《古文辞类纂》选本等工作去了。林纾的冷落让“新青年”们很是失落，好不容易跳出一个对手，刚斗了一个回合就不跟他们玩了，这可如何是好。

“新青年”们决定不放过林纾这位自己找打的对手。1917年6月，《新青年》发表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批判林纾道：“林纾与人对译西洋小说，专用《聊斋志异》文笔，一面又欲引韩柳以自重；此其价值，又在桐城派之下，然世固以‘大文豪’目之矣……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7月2日，他又在致胡适信中说：“彼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通之典故，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钱玄同等“新青年”开始把林纾划为“桐城谬种”大加鞭挞。实际上，林纾自学成家，并非桐城学派，他只不过与桐城学派代表人物马其昶、姚永朴交好而已。

林纾之所以被划为“桐城谬种”，完全是钱玄同的批判需要和报复。钱玄同出身于章太炎门下，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魏晋学派和桐城学派乃当时冤家。桐城学派推崇宋学，治学讲究经世致用，善于从

经籍中发现微言大义；而章太炎的魏晋学派崇尚魏晋学说，更注重在文字、音韵、训诂上下功夫，务求一字一句合乎“本意”。从1903到1913年，掌管京师大学堂及北大文科的几乎都是桐城派文人，但随着章门弟子钱玄同、黄侃、马裕藻、沈兼士等人纷纷踏入北大，桐城派古文家严复、姚永概、姚永朴等人以及林纾相继遭受排挤挂靴而去。章太炎曾对弟子评价林纾道：“浸润唐人小说之风。”“与蒲松龄相次。”林纾北大离职后，则在致姚永概信中不点名地评论章太炎学派：“敝在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以捋扯为能，以诂订为富，补缀以古子之断句，涂垩以《说文》之奇字，意境、义法概置弗讲，侈言于众：‘吾汉代之文也！’僇人入城，购搢绅残敝之冠服，袭之以耀其乡里，人即以搢绅目之——吾弗敢信也！”对章门弟子，林纾不客气地谓之“庸妄之谬种”。

“新青年”健将钱玄同、鲁迅、刘半农皆是章氏弟子，因此逮住机会对林纾“新仇旧恨”一起算，将“谬种”的帽子还了回去。论古文学问、成就，章太炎水平远高于林纾，如果要批古文，按理应该首先批章太炎。但钱玄同等人怎敢将矛头指向恩师，攻击林纾则既报两派旧恨，又满足了新文化运动革命需要，所以他们咬住林纾不放。

对于钱玄同等人的辱骂、挑衅，林纾继续高挂“免战牌”。有人却对此“看不下去了”，出来维护林纾。1918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登出一篇“王敬轩”写的《写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为“方姚卒不之陪”一句辩护，“贵报固排斥旧文学者。乃于此处因欲驳林先生之故。不惜自贬身价。竟乞灵于孔经。已足令识者齿冷。至于内动词止词诸说。则是拾马氏文通之唾余……贵报于古文三昧。全无探讨。乃率尔肆讥。无乃不可乎？”并赞扬林纾道，“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林先生所译小说，无虑

百种，不特译笔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王敬轩”还在信中指责《新青年》“对于中国文豪专事丑诋”，谩骂他们的白话文主张如同“狂吠之言”，攻击他们使用新式标点、引进西方文化是“工于媚外，惟强是从”。

与这篇文章同时刊登的还有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名义写的《复王敬轩书》。刘半农采用嬉笑怒骂的方式逐一批驳，批评王氏这样的守旧者是“不学无术，顽固胡闹”，说“排斥孔丘，自有排斥的道理”。尤其是刘半农继续以林纾为射击靶子，“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那就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并批评林纾翻译小说的毛病一是原稿选择不清；二是谬误太多；三是用唐代古文意译，还讥笑林纾翻译的小说《香钩情眼》道：“外国女人并不缠脚，‘钩’于何有？而‘钩’之香与不香，尤非林先生所能知道；难道林先生之于书中人，竟实行了沈佩贞大闹醒春居时候的故事吗？”

这两封信乃是钱玄同、刘半农因为白话文学反响寥寥而自编自导的“双簧戏”，“王敬轩”正是钱玄同模仿所为，意在“引蛇出洞”，挑起论战闹出动静。果不其然，这出“双簧戏”引发了强烈反响，“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终于坐不住了，刘师培等人开始筹办《国粹丛编》，林纾则愤然跃身上阵。

1919年2月，上海《新申报》为林纾开设专栏，成为他反击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林纾发表短篇文言小说《荆生》，借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来影射谩骂新文化运动，一吐心中不快。《荆生》写了一个“伟丈夫”痛打狂生的故事。身体强健、武功高强的荆生夜宿陶然亭，听到隔壁有安徽人田其美（指陈独秀）、浙江人金心异（指钱玄同）以及刚从美

洲回国的狄莫(指胡适)三人饮酒作乐,口出狂言攻击孔子和古文。“伟丈夫”荆生听得怒火中烧,破门而入痛殴三人,小说中描述田其美等被打倒在地,狼狈不堪。尤其是近视的金心异掉了眼镜,趴在地上磕头,“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

1919年3月,林纾又写信给蔡元培,希望他以校长身份约束教员不要“胡闹”,重振纲常。林纾指责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骂新道德推崇者蔑视父母养育之恩是“人头畜鸣”,说若推行白话文则“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引为教授矣”……没等蔡元培的回信,林纾又在《新申报》上发表《妖梦》一文,继续肆意攻击“新青年”,并把蔡元培也骂上了。文章写某人梦中游阴曹地府,在地府见到一所“白话学堂”。学堂中全是魑魅魍魉,大门对联写道:“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学堂校长乃元绪(指蔡元培),教务长田恒(指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指胡适)。他们高挂“毙孔堂”招牌,高论废除古文,激怒了地狱阿修罗王,结果统统被它吃掉化为臭不可闻的粪便。

林纾的谩骂正中“新青年”下怀,他们纷纷撰文反驳。为达凯旋目的,他们故意将林纾政治化,揭露林纾在《荆生》中呼唤的“伟丈夫”是手握兵权的段祺瑞政府干将徐树铮,“有人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而林纾则被斥为抱“伟丈夫”大腿的小人、“现在的屠杀者”。如此一来,林纾被置于倚靠权势恃强凌弱的境地,而“新青年”则成为“被压迫”的弱者,轻易获得了社会同情。实际上,好附庸风雅的徐树铮虽名为林纾门生,但与林纾关系并不密切,林纾曾在信中写道:“徐氏既秉政,落落不相往来,盖天下不以为贤,弟何贤之。”林纾早年虽七次会试而不中,但从不饮“贪泉水”,多次拒绝袁世凯、段祺瑞、张勋